

新式
白話

朱鳳姻緣

東亞書局印行

局

新式
白話

珠鳳姻緣目次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問心庵佳人墮鳳 | 抱頭村秀士訪倪 |
| 第二回 | 紫石街文郎投靠 | 南屏山強賊喪生 |
| 第三回 | 得凶耗夫人逝世 | 裝假病小使回家 |
| 第四回 | 送花賺進陰陽界 | 還鳳私修秦晉盟 |
| 第五回 | 逃雀興抵質鳳姐 | 醉來福誤斃蓮香 |
| 第六回 | 一陷一救明恩讎 | 同謀同逃全孝義 |
| 第七回 | 焚繡閣脫身計巧 | 造情事應變機多 |
| 第八回 | 因嫁禍暗移死屍 | 爲招疑另謀生路 |
| 第九回 | 表撰酬天邀帝寵 | 旨着巡豫察民瘼 |
| 第十回 | 思弱妹陸仁回里 | 救小姐五俠同謀 |

珠鳳姻緣 目次

二

第十一回 喬中喬私吊良人

慎又慎親擬狀子

第十二回 翻舊案貪官落胆

結真情淫婦伏誅

第十三回 認親生開樞滴血

報讐死化裝回家

第十四回 狀元公奉旨守制

娶五美本書告終

新式
白話

珠鳳姻緣

天壤王郎編

第一回

問心菴佳人墮鳳

抱頭村秀士訪倪

話說有明中葉。河南洛陽地方。有個從前做過相國。姓文名叫建章的。獨養兒子文美。表字必正。年才二八。是個洛陽有名的才子。只因他父親在日。曾在京裏。借給一個南陽人。姓計名叫文生的同年。三千兩花銀。已有多。未曾向取絲毫本利。所以一日。他母親馬氏。特地叫他帶了一個小使文來。啓程到南陽。就往計文生那裏去取些本利。那知到了南陽。一問。那計文生。還在京裏做官。所以他只好同文來去尋了一。招商店住下。一則因道途跋涉。暫須休息。二則因南陽不少勝景。藉此可以暢遊數天。住址既定。他便帶了文來。信步出游。遊到了一個名叫問心庵的庵門前。他看見那庵門前。停有兩頂轎子。只見一。更在內拈香。便大脚步的走進庵門。忽覺得有一縷清香迎面撲來。

他不曉得是什麼香。便轉身團團的看了一看。看見左側有一扇半開的小門。門裏花枝招展。蛺蝶紛飛。才知道那左側是個花園。那剛才所聞見的清香。就是從那花園裏吹出來的。便不覺動了一片探花的念頭。叫文來在外等候。自己徑自的跨步入園。不一刻。薰見隔池六角亭前。有兩個主僕妝束。相貌如同天人的姑娘。在那裏閒步賞花。他雖不知道是何家眷屬。但因色能迷人。遂不管什麼男女有別。不有別。急急的望那六角亭尋徑走過去。不料他還未走到亭前。那兩個姑娘已經看見他尋徑走過去。便驚鴻一般的相率轉游他處。但是那小姐。就是主人裝束的姑娘。因為轉身太快。竟把他頭上所插的一隻珠鳳。不知不覺。被一杆花枝帶落在地。必正在後看見。不覺心花大開。急忙上前。用手好好的把那珠鳳拾將起來。正在癡癡觀看的時候。忽聽得面前有一個人走過來。同他說道。你手裏所拿的這隻珠鳳。是我家小姐剛才在此遊玩墮

落的呢。他抬頭一看。認是同那小姐同在此地游玩的了。頭便回答道。不錯。這隻珠鳳。是你家小姐。剛才在此遊玩墮落的。你要來問我做什麼呢。了頭道。我不問你什麼。只請你就把你那手中所拿。我家小姐所墮落的珠鳳。還了我罷。他笑道。還是可以還的。但是你既說這珠鳳是你家小姐的。那麼你快去請了你家小姐來。我要當面還他。那了頭聽說。好不動氣。便啐了一聲說道。你這個呆人。我家小姐。貴重千金。豈肯親自來問你。討這不值甚錢的一隻珠鳳。肯還就還把我罷。你要面還我家小姐。除非來世……他聽了那了頭這番搶白。心下也委實難受。冷笑了一笑。正要回答。那了頭已經被一個小尼出來。叫了進去。他就轉身尋了那走進來的原路出園。剛要招呼文來。忽見堂內有一個老尼走出來。向他合十道。大爺。可就是洛陽文大爺麼。他道。正是。不知老師太從何認得。老尼道。剛才問及貴管家。故而認得的。他道。輕造寶庵。望勿見責。老尼

道。大爺說那裏話來。如不嫌簡慢。卽請客堂叙茶。他因爲急要向老尼盤問那墮鳳姑娘的家世。所以並不推辭。跟了老尼到客堂裏一問。才知這問心庵是那墮鳳姑娘家裏的家庵。那墮鳳姑娘。是姓霍。芳名定金。現在年齡只有十六歲。是住在本城紫石街史部尙書霍天榮的單生愛女。問畢。告辭老尼。同文來回店過了一夜。因爲決定要把那所拾的珠鳳面還霍定金。和霍定金那向他搶白的了頭爭氣。並且想要靠着那所拾的珠鳳。和霍定金成就百年眷屬。所以就叫文來在店守候。自己蹣蹣的。問向紫石街那霍大官府裏走去。到了那霍天官門首。先呆呆的四周看了一看。忽聽見那天官府門房前。有一個小使。問一個蒼頭道。老爺叫倪寡居收買書記。怎麼兩月開外。還沒有一個買來。蒼頭道。你還不曉得麼。老爺這次所要買的書記。第一要知書識字。第二要品貌清舊。第三要伶俐。又要誠實。你試想想人家屋裏。那裏有這樣好兒孫。肯拿出

來賣呢。他聽完。心中頓生一計。看見對門有一爿裁縫鋪。便過去問道。啊。請問一聲。倪寡居現在住在什麼地方。却好。那鋪主是曉得倪寡居的。不但將那倪寡居的住址告訴他。連那倪寡居的家世也告訴他。就是說。倪寡居就是倪賣婆。是個專門把人家賣賣兒女的寡婦。現在住在西門外抱頭村裏。家中只有一個十七歲的女兒。名叫鳳姐。因為生得十分俊俏。有個徽商。在去年曾想用八百兩花銀。買他做妾。所以人家就送了他一個綽號。叫做八百兩頭。于是他又轉身獨自踽踽的。問向抱頭村走去。到了那倪賣婆家裏。那鳳姐因為他娘不在家中。便翩然出房來接待他。問道。相公尊姓大名。府居何處。他抬頭一看。見壁上貼有一張姜太公在此的紙條。又看見有一隻水盤放在桌上。便信口答道。敝處洛陽。姓姜名斌。鳳姐又問道。到此何事。他想了一想。又信口答道。不瞞大姐說。我家在洛陽。本係小康。所以我幼時曾經讀書數年。只因年來家運

顯沛連遭回祿。父母又相繼棄養。我在洛陽無可生活。所以啓行來到南陽。那知命途多舛。來南未幾。行李又盡被賊竊。所以不得不來尋找令堂。鳳姐道。不知尋找我母。又爲何事。他假意歎了口聲道。咳。大姐。你是乖人。難道連這一點還猜不到麼。鳳姐笑道。你來尋我母。莫非想要賣身投靠麼。他道正是。鳳姐聽說心中暗想。我看他品貌堂皇。衣服華麗。必不是個真想尋我母來賣身的。但是現在他既說是來尋我母賣身投靠的。我何不如此如此的駁他一駁呢。想罷。便又開口。叫一聲相公說道。你不要哄我。我看你品貌堂皇。衣服華麗。必不是個沒飯吃的。不是個沒飯吃的。怎麼要尋我母來賣身投靠呢。他聽了。不覺頓如木偶。無可回答。却好此時倪賣婆推門而入。他便起身和倪賣婆招呼。好剛才和鳳姐所說的話。又對倪賣婆說了一番。倪賣婆聽說心中雖也疑惑。但因他同賣婆又說他在南陽。是望親望友。若得賣有身價。多少多存在賣婆家。

裏。所以賣婆不但答應。把他介紹。做他的中保。並且叫他認他做姑娘。做他的同親。既而問知他無處住宿。天色又將昏黑。便先答應該夜留他住宿。後來又交把他一個銅錢。叫他坐在門檻上。等那韭菜担挑來。買些韭菜。自己逕自出外去買麵來。下麵把他充飢。但是他因想念霍定金。並不留心什麼韭菜担挑來不挑來。逕自先從懷中取出那所拾的珠鳳細細觀看。後來又想鳳姐的體態也甚可愛。若得他締良緣。豈不更美。遂不知不覺的小姐長。鳳姐長。大呼小叫起來。那鳳姐在內聽得。走出來一看。不覺又氣又笑。便乘他不備。悄悄的走到他背後。將他手中所拿的珠鳳奪了。就望裏跑。他這一驚。非同小可。連忙立起身來。隨後緊緊追去。一追追到廚下。他曉得不是同鳳姐。直說。鳳姐是一定不肯把珠鳳還他的。便一五一十的。將自己家世和怎樣拾取珠鳳。想去賣身的情事。對鳳姐說了一番。說畢。又說道。我若得和霍小姐成就眷屬。你那大恩。

不相忘的鳳姐聽說又驚又喜。又禁不得他苦苦的哀求。便一笑將珠鳳擲在是必地下。他剛俯身用手拾起。忽聽得堂前踉蹌似有人進內。正是

心事方忻訴廚下。足音忽詫起堂前。不知是誰進內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紫石街文郎投靠

南屏山強賊喪生

話說必正剛俯身用手將那珠鳳拾起。忽聽得堂前踉蹌有聲。他猜知是倪賣婆回家便轉身出外。看見倪賣婆叫了一聲姑娘。又因爲韭菜未買。所以仍將那倪賣婆交把他買韭菜的銅錢交還倪賣婆。倪賣婆雖然心中狠疑惑他在內。和鳳姐有什麼勾當。但恐他所答應存在他家的身價被別人得去。所以只得隱忍不言。閑話少說到了次晨。倪寡居對必正說道。姪兒現在有兩家人家都託我買兩個書記。就是知書識字的小使。一家是徽州人。主人姓汪。名叫天祿。家中約有百萬資財。一家姓霍。就是霍大官府裏在我們南陽狼有名望。他

家有一個女管家。還是我的拜香頭姐妹。我看你多可去得。不知你情願到那裏一家去。必正假作不知。想了一想。回答道。姑娘我想徽州人的說話。是很難理曉。那天官府裏。既然還有姑娘的拜香頭姐妹在內。做女管家。我還是到那霍天官府裏去罷。倪寡居道。好的。但是……必正道。但是什麼。倪賣婆道。但是我想天官府裏。耳目衆多。你身上所穿的衣服。實在太好。你若一定要到天官府裏去。必定要把衣服。另換一套。就是……必正道。就是什麼。倪賣婆道。就是你那脚上所穿的鞋襪。和頭上所戴的方巾。也多該換一換。那才免得他們疑心來收留你呢。必正答應。於是賣婆進內。尋了一套他男人所遺下來的衣服。鞋帽。叫他換好。才同他逕自望紫石街走去。到了那天官府門首。天官府關人問明事由。便領了他們去見霍天官。霍天官先問了倪賣婆幾句。再叫必正到前。看了一看。問道。你叫姜斌麼。必正道是的。霍天官道。你是倪寡居的姪兒麼。

必正道。是的。霍天官道。現在你有幾歲。必正道。十六歲。霍天官道。爲什麼你願賣身爲奴。必正道。實不相瞞。小的是洛陽人氏。先父在日。也曾做官數年。只因年來。家運顛沛。連遭回祿。父母又相繼棄養。在洛陽無可度日。所以啓行來南尋我姑娘。那知姑娘現狀。和我不相上下。我又不好意思。靠他度日。所以想出這個法子來。賣身投靠的呢。霍天官道。且慢。我且問你。你父在日。曾做甚官。必正道。稱了霍天官。一聲老爺。又嘆了一口氣。回答道。咳。這要問他做什麼呢。霍天官道。那麼你平日在洛陽。做什麼生意。必正道。這又不瞞老爺說。小的一向只曉讀書識字。並未學有什麼生意。霍天官道。那麼你何不在家設塾。訓些蒙童呢。必正道。小的也久有此意。但因年紀幼小。恐怕人家不相信。我能夠約束頑童。所以欲行又罷的呢。霍天官聽說。想了一想。向必正笑道。你既說一向讀書識字。我有一對你可能對得。必正道。若講對課。却也學過。但不知難易如何。

霍天官道。容易的。必正道。那麼敢請上聯。霍天官道。我的上聯。就是那雪塑觀音。一片水心難救苦十一字。必正不假思索。接着回答道。老爺小的對那雨淋羅漢兩行珠。淚假慈悲兩句俚語。可以麼。於是霍天官大喜道。你這對語實在對得甚巧。但是我有一句說話。要同你預先說明。就是你既願賣身我家。此後就無升發。你心裏能不可惜你數年讀書識字。所求得來的才學麼。必正又嘆了口氣道。老爺小的現在只求收錄。以延殘喘。那裏有什麼可惜。數年讀書識字。所求得來的才學之理。霍天官聽說。點了點頭。轉向倪賣婆說道。你姪兒身價。要賣多少。倪賣婆道。這是隨便。老爺歡喜的。霍天官便回頭對一個家人說道。我看姜娥人尙伶俐。你且去拿花銀五十兩來。交把倪媽媽。倪賣婆聽說。心頗嫌少。便又說道。老爺五十兩花銀麼。霍天官也知其意。便復開口問道。媽媽。你道少麼。必正恐怕因此賣身不成。急忙接口向倪賣婆說道。姑娘就是五十

兩罷。霍天官笑道。那就罷了。回頭又叫另一家人到書房裏去。拿了一付文房四寶來。擺在桌上。問必正道。姜斌你的同親是誰。必正用手指了一指倪賣婆道。就是他。霍天官道。那麼中保呢。倪賣婆接口回答道。老爺中保也是我。霍天官道。那麼日後姜斌若有什麼走失情事。媽是要負完全責任的呢。倪賣婆道。這個自然。於是霍大官便又同必正道。姜斌你且走過來坐下。把你那賣身文契就寫起來罷。必正假意道。老爺這種文契。小的是寫不來的。霍天官道。不要緊的。隨你自己怎樣去寫罷。于是必正告罪走過去坐下。把那文契寫好。再立起來。交把霍大官過目。過目畢。那霍天官叫他去拿五十兩花銀的家人。已將花銀拿出來。交把倪賣婆。倪賣婆便笑嘻嘻的先向霍天官道了謝。又叮囑了必正幾句說話。遂自告辭回家不表。且說霍天官看見倪賣婆既告辭回家。便把必正改了一個名字叫做霍興。又回頭叫一個家人去取了一套衣服鞋

帽來把必正換了換好。先帶同必正去叩見霍夫人。後來又叫一個丫頭名叫雪桃的。帶了他去見他女兒霍定金。必正聽說以爲面還珠鳳在那。心下好不歡喜。便匆匆的跟了那丫頭。一直望定金所住的那所樓廡走去。那知到了樓廡門前。敲門一問。有個秋華。就是那和必正在問心庵搶白的了。頭下樓來開門回答說。小姐吩咐。叫他不必叩見。改日領賞。必正聽說頓時愁容滿面。只好悻悻的再跟雪桃出外去稟明霍天官。另候良機。將珠鳳面還霍定金。不在話下。且說文來在招商店內守候了必正一夜。不見回店。到了次日。又整整的出外去尋了一日。毫無消息。心中便大驚疑。除出寫了數百張招紙。開明了必正的年貌服式。貼在城裏外街上。請人代爲留意找尋外。自己又拿了一面銅鑼。到各處去敲尋。一天敲到一個在南屏山腳下的村莊。這日那村莊因爲演劇酬神。所以熱鬧非凡。忽聽得山上有人高叫救命。他和其餘看戲的人。認是歹

人在山謀財害命。便一哄上山去看。原來是只猛虎。正啣了一個人望着叢林中跑去。他正要和其餘看戲的人返身。奔向山下逃命。驀見林前有一雙紅鞋。和一柄金扇。和他大爺所有的形式相似。便大胆上前拾起一認。原來正是必正之物。于是他疑心那被猛虎啣去的人。就是必正。不禁先放聲大哭了一番。再攜鞋扇回店。收拾行李返洛陽報信不提。且說那倪賣婆拿了那必正的身價。回到屋裏。那鳳姐曉得必正如其得與霍定金見面。少不得要逃之夭夭。連累他娘的。所以連忙叫他娘把那身價和必正所換下來的衣服等件。都交把他收藏。那知愈小心愈壞事。當夜竟被一個竊賊強四。都竊了去。那強四因為要出風頭。次日聽說南屏山有戲。便穿了必正的衣服鞋襪。當了必正的扇子去看戲。却好聽見文來也在那裏敲鑼。必正所說的衣服鞋襪。都是和他所偷的相同的。他便心虛。連忙望山上去躲避。文來的耳目。不想事又有湊巧。到